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本三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三

明

宣宗皇帝

【丙】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一名登字厚夫豐城人等清理天下軍伍時

軍伍頗缺衛所句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行賄得免興州軍士范濟詣

闕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

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邢臺人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初帝為皇

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沙縣人俱侍講讀至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

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帝亦弗重也陳山于明年正月亦拜謹身殿大學士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先是利陷茶籠去年陳智方政討之敗

績是年三月時渠魁未平小寇蜂起宣化賊周賊太原賊黃庵美著賊羅可利雲南雷遠州紅衣賊長擊俱叛附利宣化太原府名美著縣名皆屬交趾

布政司今為安南國地帝降旨切責智政以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為參

將帥師討利尚書陳洽參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明制凡以失律奪職職罪從征者稱

官為事聽通節制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楚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交趾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寧歲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

交趾自永
樂以後久
隸版圖黎
利等竊弄

漢順帝
王莽
犯所必加
雖陳智方
政等亦敗
相尋將非
于蘭宣宗
人耳簡重
臣統兵進
討而奇聽
楊士奇等
珠崖之夏
諸臣能夏
正聲相附
決宜相商
行甫出軍
門而君臣
相顧已早
爲棄地息
兵之說厥
後王通但
務講和陳
治柳升相
繼戰沒喪
爲小醜坐
困皆由所
廟謀之氣
先設耳

方民命卿等以爲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于一旦臣等以爲非是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爲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豈系較得失邪帝額之乃下詔大赦交趾罪人聚利潛條降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悛心

五月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臥冰割

股者不在旌表之例前事見至是總旗明史兵志凡千百戶所各設總旗二小旗十衛整女母病篤割

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爲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割肝豈可爲

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益大所請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是歲南京地亦震

始立內書堂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使爲之又

設尙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

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部主事劉翀爲翰林修撰專授小

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

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爲常于是

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長尺餘

詔自今內官內使傳旨必覆奏始行屢申諭部科而內官內使之擅傳

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徙國樂安

永樂中高煦有罪自雲南徙封樂安事具前

益怨望帝即

位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爲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

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

指揮王斌將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

堅右軍知州朱恆發軍高煦自將中軍

四哨

指揮韋弘章與千戶王玉李智領之

部署已定授王斌太師朱恆及長史錢

巽尙書盛堅及典仗侯海都督教授錢常侍郎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

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爲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濬家居

變姓名詣京白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眞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

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立繫以聞帝遣中官侯泰

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

輕聽讒言削去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上舉口談祖制

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

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

對越數日高煦所遣百戶陳剛資奏至多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

爲罪首帝遣陽武侯薛祿

膠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實更名祿

往討之夜召諸大臣入議原吉

內使令供給
止於令給
便書亦不
讀教之識
過記大義
字解特開
畧已至
而堂聚
書五不
已五不
視其大且
令大學士
翰林等官
專以授書
爲務尤素
職守而製
班聯若輩
因此遂得
與外僚日
相習緣交
結之漸宣
宗于內使
傳旨必令
覆奏始行
非不留心
防制乃必
欲其深通
文墨甚至
掌奏批硃
之假內豎
之手實不

解其何所
取初即有
統禮部
司禮監
之事貽害
遂不可勝
言豈非善
法之不善
耶
高煦不過
一凶暴無
賴之人又
習見成祖
以寡得國
遂萌逆志
其情事究
與燕兵有
殊而宣宗
亦非惠帝
柔弱可比
高煦第乘
其新立還
意宜軌之
竟能決意
親征故一
聞六師壓
境如震迅
雷手足已
無所措則
倍其固時
勢

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爲是言？彼借卿爲兵端耳。休戚與卿共之。命諸

大臣坐屏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

擒獻闕下，不足煩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

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邪？臣昨見所遣

將，命下卽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

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議，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王瞻埈、襄王瞻

埈居守。帝在道，馬上顧謂從臣曰：細等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果寧或曰：彼處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行。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賊衛

軍家盡在樂安，豈肯舍之而南？以朕計之，高煦外強中怯，敢反者，以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自行，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冀饒倖成事。今朕來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成擒耳。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高煦初聞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

始懼。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遣高煦書曰：張敖

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出倡謀者，朕與

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執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

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

諸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

請卽攻城。帝不許，復再敕諭高煦，又以敕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

使然者僅
命成敗尚
恐可定且
未遣命薛
所聞色薛
祿聞命向
變臣至泣
廷臣無泣
其恒怯無
能視建文
時相李景
隆幸而去
幾相宣
宗英斷且
楊榮等之
力贊親征
亦非齊黃
輩所能及
其功效能
不效故日
語也同果
趙王如
與高照
惡自當
罪加誅
其未與
謀豈可
樂安之
還臆猜
建文親
釀禍前
非遙況
高鑒

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

帝許之。其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昧爽。帝移蹕城南。

高煦將出城。王斌固止之。曰。甯一戰死。無爲人所擒。高煦給斌等復入。

宮。潛從間道出。爲官軍所執。帝以廷臣劾章示之。令爲書召諸子同歸。

京師。改樂安州爲武定州。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尙書張本。字致中。東阿人。留鎮焉。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師還。次單橋。即單家橋。注見前。陳山迎謁。請乘

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敕。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

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

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

諍。二人入。閤者不納。帝召蹇義。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

帝語士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

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

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乃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壽州人。尙戚祖。

等奉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卽上表謝。

女永安公主。

且獻護衛言者頓息。

自是帝待趙王益厚。而薄陳山。山等入內閣。帝問楊士奇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寡學昧大體。帝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未幾命驍騎尉授小內使。書。

張奕亦出爲南
京禮部尙書

廢高煦爲庶人

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逍遙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恆

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天津山東諸都督指揮

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

備書其事

後數年帝王欄上書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句帝仆于地帝命昇銅缸覆之缸重三百觔高煦頂負之輒動乃命積炭于其上燃之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

死亦

冬十月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爲翰林侍讀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

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又使卽斬西市母入見而時勉已

爲前校尉縛至帝遙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臣言

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

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

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電雨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趾遇賊于應平

交趾屬交州府敗績參贊尙書陳洽死之

通未至交趾黎利弟善攻交州府都督陳濬擊卻之參將馬瑛破賊清

威怒其付察容言設過本直李滋效殘則予奇宗問邪齊肅議陳須翼萬
未脅凌市逮不何事審宣仁下勉耶文幾故全說楊而不可
其嘗以曹緘詳豈所宗宗獄以之復相否曲士宜會異其間倡
廢其無辜

以顯其寬
有直臣之
罪所由究
非先朝盛
德而必使
之數于大
歷息稱忠
將欲形已
之長竟不
復為仁宗
少留餘地
以心果何
宜宗後此
于陳雅請
講大學衍
義籍致速
繫郭循極
諫工作裏
氈怒射其
矢視金瓜
捶擊殆何
以異又自
前後之耶
相矛盾耶

威

典下石室東關俱交趾舊縣屬交州府

至石室會通兵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甯橋

河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

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尚書陳洽陷

陳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叱曰吾為國大臣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

人自剄死黎利在清化聞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本無將略一敗

即氣沮陰遣人許為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畀賊令官吏

軍民盡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打忠櫻城拒守利移

兵攻之不下既而利犯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斬其偽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乘勝

戰力竭自剄死復攻邱溫邱溫去廣西潯祥止二宿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事俱在明年昌江城在故諒江府南邱溫城在故諒山府北李任永康人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帝聞王

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汝陽人副之都督崔聚懷遠人充

參將尚書李慶字德字順義人參贊軍務帥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

徐亨新甯伯譚忠從雲南進兵敕通固守以俟又以黃福仍兼交趾布

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未〕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是年凡十有一震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爲庶人。初。濟熿既構陷濟煥。幽其父子。

空室中。蔬食不給。恭王宮中老嫗走訴成祖。盡得其構陷狀。乃命釋濟。

煥。封其子美圭爲平陽王。畀以恭王故田。濟熿斬不與。仁宗屢詔諭之。

不聽。帝卽位。高煦反。濟熿與通謀。其黨至京自首。甯化王濟煥亦奏其。

弑母。事亦見前。帝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爲庶人。幽之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

書請和。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

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莫敢言。遂遣人偕利使至京。

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合肥人等討之。松潘衛當發軍成交。

阯。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衆謀。詭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

軍討番。宏潛至番寨。脅以大軍將致討。偪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

大軍且至。衆遂驚走。約生番爲亂。殺指揮陳傑。衆至五萬人。合攻松潘。

城。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注見前。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

帝遣懷與指揮將蔣貴字大富。江都人。合兵討之。而梟宏于松潘。以徇。明正。見前。

金作贖刑
古義欽恤
有可矜而
罪非納米
許罪亦未
弛聽不可
宜聽人願
不自贖豈
不問其願
與人否而
無使從令
受無窮之
累則見為
利起見而
非為仁行
權矣

欽定四庫全書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

差，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

往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繫。

命都督僉事山雲徐州人鎮廣西，柳慶蠻韋萬黃等糾合猺獞苗種，劫掠

臨桂唐縣今為桂林府治，諸縣鎮遠侯顧興祖坐逮以不救交吐，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

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嶺，壘石于藤，候官軍至，輒斷藤下之，莫敢

近，雲夜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驅向賊，賊亟斷藤，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

衆譟而登，斬首萬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

害，初，土官饋獻，帥率受之，然卒為所持，雲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

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復湔，將軍新潔衣也，甯可汚乎，雲曰，

彼且疑奈何，牢曰，贖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邪，雲曰，善，

盡卻之，由是土酋皆服。

九月，柳升師次倒馬坡在雞陵關南，遇伏死，諸軍盡歿，升奉命久，俟諸軍集，至

是始抵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有成言，乃偽為國人書，詭稱陳氏有後，

令其下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啓封遣使奏聞趣進兵連破關

隘數十直抵鎮夷關

卽難陵關永樂中更名

升意殊輕賊郎中史安

字志靜豐城人

主事陳鏞

字叔振錢塘人

恐賊示弱以誘官軍亟言于李慶請升持重勿輕進時慶及梁銘

皆病甚強起告升都事潘禔

鄞人

且引甯橋事爲戒升不爲意前至倒

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升陷泥淖中伏發升中

鏢死從者皆歿其夕銘卒明日慶亦卒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鬪

賊驅象大至陳亂聚爲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官軍或走或死無

一人降者安鏞禔及主事李宗昉

史無里系

皆死

黃福奔還爲守關者所獲欲自殺守關者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歸我曹

豈敢至此利開鐵白金餼糧以屑輿送出境福至龍州以賊所遣歸之官

冬十月王通棄交趾與黎利盟而還

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啗利和教

利立陳暲爲陳氏後

詭言暲實先陳王頊三世孫今訪得之交人欲奉以爲後

輒立壇集軍民官吏與利盟

誓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爲馳上表卽引兵還

沐晟軍至水尾

聞已議和遂引退賊乘之最大敗水尾交趾舊縣屬歸化州接雲南界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趾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

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陳暲表亦至詞略相同帝覽之心知其

立儲非善
全之道向
已屢論及
之若由子
臣下申請
尤易滋流
弊況其未
離襁褓者
乎乃宣宗
皇帝生甫
八日而羣

詐然欲藉此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

之臣期以一年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爲不可許而楊士奇楊榮知帝

厭兵且前有欲棄交趾語

語具前

因力言許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

爭于是遣侍郎李琦羅汝敬等齎詔撫諭交趾赦除其罪并諭利興滅

繼絕意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

官吏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騏

山壽由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爲利所獲及拘

留者不可勝計

交趾內屬二十餘年屢叛屢討及塞地船兵歲費軍餉鉅萬而中國兵威亦稍詘自是遠夷朝貢多不至者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

此鄭平人幼育宮中有美色帝即位立爲貴妃乃

陰取宮人子爲己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

〔申戊〕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爲皇太子

即英宗

皇子生八日羣臣卽上表

請立爲太子皇后亦屢表請早定國本貴妃佯驚曰后病瘥自有子吾

子敢先后子邪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作帝訓成

凡二十五篇

曰君德孝天法親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敬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賢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郎利文治武備御夷藥餌

帝

自爲之序復題其後以詔子孫

臣請立太子
子之疏已
紛紛不陳
有何迫不
及待竟知
于此徒名
拘不審事
而古幕足
體真不事
當其嚙出
沉其嚙出
耶靡迎合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爲皇后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母以子貴

將廢后而立貴妃召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爲不可翼日帝獨召士奇

至武英殿密諭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遜居別宮則進退

有禮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

爲皇后胡后既廢張太后常召居清寧宮至正統八年乃殂葬金山天順間追諡恭讓皇后金山在宛平縣西北

宴大臣于西苑在今西華門西明影時賜遊西苑記西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周十餘里池中有萬歲山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廣寒

也殿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陽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復賜登御

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是當

時帝方勤講求治諸大臣亦同心輔政海內漸臻治平帝乃做古君臣豫遊事每首歲許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問民間疾苦賦詩奏唱朝野稱盛事云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尙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閏月遣使撫輯

河南流民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

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卽遣官撫恤撥廩振之

王通陳智等及內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趾罪下獄論死時議以通棄

地擅和騏恣虐激變罪爲最重然帝皆不誅長繫待決而已順興祖先被誅亦下獄沐晟爲

廷臣所劾帝不問封章示之

五月贈恤交趾死事諸臣

秋七月以顧佐

字禮卿太康人

為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

雄縣人

以貪被黜楊士奇

楊榮薦佐廉公有威尹京師政清弊革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敕獎勵

佐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佐性嚴毅每旦

趨朝小憩于外立雙藤戶側百僚皆旋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

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顧獨坐云

都察院吏訴佐受隸金私遣隸歸帝密示楊士奇曰爾不嘗事佐廉乎對曰有之朝官俸薄僕

馬薪芻資之謙不得不遺半歸使出資免役官得資費謀得歸耕永樂以來朝臣皆然即臣亦然帝歎曰朝臣實乃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輒敢誣之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召吏吏恐甚佐曰上命我

治汝汝改行吾當貸汝帝聞謂佐得大體益喜

八月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命北京諸司

悉稱行在

前事見

復設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至是罷之

諸司行在字至正統六年始去

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于寬河

在今喀喇沁左翼南源出寬山東流會類河入盛京甯遠州界

帝次石門驛

在遼

化州西有鎮

聞烏梁海統率部衆萬餘人已入塞乃留大軍于遵化

遼縣今為州

而自

率精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口

前注見

遇敵于寬河帝親射

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烏梁海

部衆潰敗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旗悉下

朝官自有薪芻馬所費較多又豈可取給於清節乃致損時相沿成俗雖以顧佐之廉公佐之積習所移實非大臣之清自矢之義宣宗既知其失又因楊士奇之言而稔悉由來即當剔定除程

積弊顧惟
付之浩嘆
姑息而仍
明知不則
爲之禁下
傷廉累子
之風伊成
胡底尙乎
何政體平

馬羅拜請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

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時

內官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敬議事無所撓亨卒敬始縱恣

〔己〕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命工部尙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略漕運大臣督漕自此始

詔賊吏不得贖罪御史王翱字九舉鹽山人言官吏害民蠹政賊犯爲甚今官吏

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贖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爲治之道也請自

今賊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

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大法自今文職

官吏犯贓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

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等亦言之乃治兩京水道設關收鈔于是

置鄒縣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在京南潁墅在蘇州九江金沙州在湖廣

臨清北新在杭州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爲之船料不稅其貨

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

又諭蹇義等曰薦賢爲國大臣之道卿等

宜勉副朕懷

〔庚戌〕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尙書夏原吉卒

諡忠靖

原吉與

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俱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

是原吉卒贈太師

原吉有雅量嘗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振皇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嘗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無下者原吉曰君子不

以冥冥隨行其敬慎如此

二月下詔寬卹

帝以春和將下詔寬卹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

閒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眞民生之幸但今當寬卹者尙不止

此因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部符采買當按土宜法司理刑務

敦平恕工匠在京者宜分戶丁之半還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卽草敕行

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

帝親橐鞬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

清河注見前

下馬

扶輦畿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穉皆山呼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

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

豪強不鋤則良扶弱安利除弊惟真循吏能為之至於茲祥愷梯僅可論其宅心而果決剛明必當濟以澄吏雖有兩稱究歸有以轍為也勝必治鐘以像為治鐘者哉

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帝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皆賜之。

夏五月。擢郎中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等九人為知府。賜敕遣之。帝以知府多循資。

格。不稱任。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知蘇州。

及郎中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知松江。莫愚。臨桂人。知常州。羅以禮。桂陽人。知西安。員外郎陳本深。字有源。鄱陽人。知

安。邵旻。知武昌。馬儀。知杭州。二人史皆失其里系。御史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知温州。陳鼎。新興人。知建昌。等皆賜

敕。俾馳驛之任。其冬。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亦如之。後鍾等皆著聲績。

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烝烝稱極盛焉。蘇松郡。沉

在蘇州。其為政務勦豪強。植良弱。與利除害。不遺餘力。民有況太守民父母之歌。趙豫在松江。一意拊循。與民休息。在職十五年。尤以愷悌稱。及去。老稚攀轡。饒留一履。以誌遠愛。時論謂鍾為能吏。而豫為循吏云。

六月。遷開平衛于獨石。即今獨石城。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北。衛石口南。本元靈州地。明移開平衛于此。今設副將同知駐防。洪武初。設開

平衛。置八驛。東接大甯。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甯既棄。開平勢孤。

至是。遂徙開平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注俱見前。之險。邊備

益虛。